

周雁如 著

我斗胆呼唤读者来亲近这套不起眼儿的书籍，却并非出于私利与私心，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，能读到一种淡淡的仁慈、坚韧和梦想，并由此受益终生。

吕堤事件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吕堤事件

周雁如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恒 主编
老编辑文丛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吕堤事件 / 周雁如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 5

(老编辑文丛 / 刘恒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12 - 7

I. ①吕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7835 号

老编辑文丛

吕堤事件

LÜDI SHIJIAN

刘 恒 主 编 周雁如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32 开本 11.875 印张 前插 12 页 257 千字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12 - 7

定价: 34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序

梦想者的痕迹

刘 恒

这套丛书的作者身份雷同，都是编辑，而且都在同一家刊物——《北京文学》做过编辑。倘若如某些人所喻，文场便是战场，则此刊即是一面旗帜，而这些作者无疑就是聚在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的战士了。由此而言，这套书收拢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文章，更不仅仅是某种趣味或某种意境。它所汇集的是战斗者的汗水，血水，或许还有泪水。点点滴滴，如雨如花，这些熬过来的人甘苦自知罢了。

因此，这一册册小书摆在读者面前，不是出于自爱或自赏，更不是为了讨好或讨彩。它们在书海里漂泊，像风雨之后的落叶，已然注定了寂寞的命运。然而，作为编辑，躲到鲜花的后面去，躲到掌声的后面去，躲到一切浮华与喧嚣的后面去，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宿命，在他们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处境了。他们朴素的文字与他们平凡的人生相呼应，一并成了默默的耕耘者的写照。我期待用心的读者聚此一阅，对这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仁者保持真诚的敬意。

年轻的读者或许不大在意，四十年前或五十年前，这些作

者像你们一样年轻！你们可以在信息的海洋里饱食畅饮，尽情吸收知识的营养，可他们呢？如果仍以战场比喻文场，凄风苦雨，弹尽粮绝，他们竟然守住了阵地并保全了小小的斩获，几乎算是一种奇迹了。无论别人或后来者如何看待这些笔墨，我都将视其为勇士留下的战斗的痕迹，这套书则是一种不屈意志的永恒的纪念碑。我向它们和它们致敬并致谢了！

我有幸与他们共事多年，并以此为傲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参与者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和见证者。他们的勤勉和谦逊，淡泊与宽容，敏锐和通达，以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懈劳作，滋养了《北京文学》这块阵地，滋养了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作者与作品，也滋养了我。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伏案苦读的背影，在狭小的办公室聚首畅议稿件的音容笑貌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鄙人将没齿不忘。我斗胆呼唤读者来亲近这套不起眼儿的书籍，却并非出自私利与私情，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领略一种淡淡的仁慈、拙朴、坚韧和梦想，并从中吸收于人生有益的养料。那些深爱文学的人，必定会在前行者的足迹中领悟到职业的真谛乃至人生的真谛，并像我一样受益终生。我将这美好的预期摆放在这里，也将美好的祝福预支给诸位。文学会保佑我们大家，彼此多多关照就是了。

对此书而言，我只配拜读，不配来做序。三言两语难述此心，唯有拳拳诚意借片纸一表，算是向我的领路人叩头施礼，也算是向我的同路人拱手道安了。不尽之语，来日携书品茶悠谈。读者则自便，无须我来愚语了。至于辛劳的编者和出版者，请受我一拜。再拜。

2011年10月26日午前三拜

目 录 · Contents

话 剧

吕堤事件	与吕艾合作 3
------	---------

报告文学

马青山闹粮	89
浪子回头金不换	95

小 说

和睦	117
家庭会	131
一个礼拜的假期	145
两个乡下姑娘	165
带路	203
卖马	209

春	215
在青龙桥车站	230
我的儿子	245
家事	265

散 文

女社员	271
快乐的农家生活	276
一本书的故事	280
访北赵登禹路邻里服务所	与向真合作 287
老舍先生二三事	295
同学之间	298

诗 歌

信	307
在昆明湖上	313
拾棉花	314
银手镯	316
业务自传	326

附录

与《北京文学》同行十七年

余 华 335

我的责编周雁如

理 由 341

悠悠亲情

尤小雁 347



全剧登场人物

李仲德：（德）39岁。身材魁伟，粗眉大眼，标准的山东大汉。立场稳，豪爽义气，泼辣敢干；但性急。

仲德妻：（妻）38岁。身材高大，能干，贤惠。

仲德母：（母）50多岁。慈祥，善良。

黄秉信：（黄）25岁。区公安助理员。立场稳，大胆，有魄力。

曹一骧：（曹）50岁左右。党校派来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。沉静，爱思考；但软弱。

李志刚：（刚）40多岁。强硬，大炮。同心寨里的穷户。和李仲德很接近。

四鸭子：（鸭）50多岁。老实，爱面子，讲良心。同心寨里的穷户。同情李仲德。

李仲平：（平）二十七八岁。李家湾的民兵班长。

李绍明：（明）17岁。民兵，聪明，活泼。

李建功：（功）30多岁。

成伍：（伍）十三四岁。

二狗他娘：（娘）60岁。

三黄：（三）20多岁。

西头群众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李仲耀：（耀）40岁。外号“三不准”。地主，恶霸。阴险毒辣，但表面上一团和气。

李维谦：（谦）53岁。土鳖子地主，土头土脑，小气、刻薄，人说他“白天借不出干灯”。低头走八字步，手往后背着，说话用鼻音。

孙若禹：（孙）40岁左右。专署民政科长。骄傲，严肃，官腔官架，阶级思想模糊。

冯岩：（冯）30岁左右，孙的爱人，专区妇联办公室主任。战前的中学生。虚荣，腐化。长发，一身洋布衣裳，常噙着烟卷说话。

石柱家：（石）30岁。李仲耀的侄媳妇。上过几年学。小个儿，白净，干净伶俐，能说会拉。和李仲耀通奸。

夜猫子家：（子）50岁。老来俏，蓝士林褂，老蓝裤，头梳得光光的。枝六八杈，张张狂狂。和地主分子通奸。

李善纪：（纪）30多岁。特务，狗腿子。穿长衫，戴礼帽；穿两双袜子，外边的一双卷下来。一个十足的流氓。诡计多端，人称参谋长。

李善元：（元）40岁左右。李善纪的哥哥，二半吊子，李善纪

叫他向南他不向北。外号“二状元”。

李福来：（来）40岁。矮个儿，一脸麻子，人称“麻来来”，李家湾村长，特务，狗腿子，欺上压下，三句话不对就打骂。

李宏禄：（禄）35岁，李福来的弟弟，特务。

李维仙：（仙）43岁。地主。

维仙妻：（仙妻）40岁。

老刘家：（刘）30多岁。

李善兴：（兴）36岁。村农会会长。

芳梅：（芳）17岁。李维谦的闺女。

东头群众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群众多人。

第一幕

第一场

时间：1947年3月的某天晚上。

地点：一个后院里，院子后有两棵榆树，旁边有三间闲屋，屋里放着假斗来的东西。

（幕启：李志刚和四鸭子抬着一个油漆柜，柜用一把钢锁锁着，正要给地主抬回去）

刚：你听说了不？老四。李仲德他两口在西头参加农会啦。

蛤：是吗？不是说不许他参加嘛！

刚：东头不让他参加，可现在西头让他参加啦。人家两口就要

领着西头的群众来吃咱围子里的这块肥肉啦！

鸭：那咱东头为啥不叫他参加农会呢？

刚：那不是明摆着嘛！咱围子里的农会是假的，怕露了马脚。

可是后来又想叫他参加哩，他已在西头干上啦。

鸭：那为啥又叫他参加呢？

刚：还不是这些地主用的计谋，想把他掌握在手下。

鸭：志刚叔！仲德他两口，可不像咱爷儿俩呀！他那个刚强劲，叫他戳天爷爷，他都敢干！他还不敢给地主干！他可不像咱爷儿俩样，叫人家卡住头皮做自己心里不愿做的事。志刚叔，我心里难受得很！咱本身也是个穷户，咱为啥不给穷的一伙？咱为啥像畜生样偏偏受地主使唤呢？外庄上敲鼓，咱也跟着敲鼓；外庄上斗争，咱也跟着斗争；外庄上清算，咱也跟着清算；外庄上把树刮了皮，号了，咱也跟着把树刮了皮，号了。可是人家是真斗，咱倒是假斗。人家把斗的东西分给穷人，咱倒给地主送回去。就说这个油漆柜吧，白天从李仲耀家抬出来，天黑了还得给他送回去；外边用锁锁住，里边有啥东西咱都不知道。咱是为的啥啊！难道就是为的每天给咱一升粮食吗？志刚叔，我真难受！

刚：我才不服气哩，那是因为没人敢领着头干。如果有人领头，看哪个龟孙还受这气？！

鸭：你说，咱该怎么干法？

刚：那就跟他一块干嘛！

（福来上）

来：干啥啊？

刚：送桌子，送柜，送粮食，送包袱，把这些事快着干完。

鸭：咱快送吧，志刚叔！

来：别走，四鸭子！你见仲耀、维谦叔了吗？

鸭：没见，谁都没见。

刚：麻来来，你慌手慌脚的，有啥事呀？

来：操他祖宗，大事！大事！

刚：是不是李仲德在西头参加农会啦？

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刚：我听说。

鸭：走啊！

（李志刚和四鸭子抬柜下）

来：（不安稳地）四叔！四叔！宗耀！宗耀！三不准！（自语）都死哪儿去了。（发恨）李仲德，不怕死你就来吧。操你祖宗（急下）！（李维刚、四鸭子上）

刚：看！李仲德一参加农会，这一窝子地主狗腿子就吓得屁滚屁流了。你知道不？李家湾好些人都指望着仲德哩。

鸭：谁都知道这一回能斗成了不？没见上回啊！区里的吴安义同志，叫三不准撵掇一些人穿了一标枪，就把斗争穿回去啦；这一年多，都没有动静。当时县里区里也没办法，反把吴安义同志批评了一顿，说他脱离群众，引起群众的反对。要是这一回三不准他们领着再来这么一手，会不会又像上回一样，还把斗争压下去呢？

刚：一辈子也不会，老四！我听说，这一回是土改，给上一回的劲道大不一样。区里县里坚决给撑腰，只要他是地主恶霸，像咱围子里的四老奸、三不准这样的，你就狠斗吧！

没错。缺少地的分地、缺少家具的分家具、缺少衣裳的分衣裳，缺少啥你就分啥。

鸭：志刚叔！我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，这会儿也憋不住了。我给你说了吧，志刚叔。李仲耀、李维谦他们可恨死仲德啦！他们把仲德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时时刻刻想谋害他。我就担心仲德会吃他们的亏。

刚：不会！他们不敢。

鸭：你光说不会，不敢；你可不要错认了三不准！他表面上嘻嘻哈哈，装得怪亲热，怪近乎，可是他心里做事。卖了你，你还不知道到哪里使钱去呢！他说：“李仲德不死，同心寨不会太平！”

（外面有李善纪的喊声：“三叔，三叔！四爷爷，四爷爷！”李志刚、四鸭子赶紧抬起一个水缸；大概嫌重，遂放下，又抬起一张桌子。李善纪跑得满头大汗，急上）

纪：四鸭子！志刚爷爷！您见仲耀叔、维谦爷爷他俩了吗？

鸭：没见！

刚：（无意的）有啥事啊？

纪：当紧的事！当紧的事。要是你看到他俩，千万别忘了说一声，就说我有当紧的事找他俩。咱东头，咱同心寨，大家爷儿们可都得招呼点儿了！（急下）

刚：日你娘！招呼点儿，谁招呼点儿？

鸭：这一下子，又忙坏他参谋长啦！

刚：看吓得那个龟孙样子吧！

鸭：看这，恐怕不光是因为李仲德，一定还有别的要紧的事。

刚：咱先听风声，等着吧！老四！

(李志刚、四鸭子兴奋地下)

(外边李仲耀的喊声：“来来哥！来来哥！善纪！善纪！

李仲耀和李维谦上)

耀：咦？怎么，不在这里啊！

谦：快到别处找吧！

(欲走又停了步，埋怨地) 我不是给你说过多少回啦，“老虎身边不得安”。留着他两口子就没啥好处。如今，他们在西头参加了农会。他把咱东头比作一块肥肉，问西头的群众吃不吃，那还有个不吃！因此不光地主对仲德他两口子不满，就是咱同心寨的穷人也同样地不满。他们都骂李仲德忘了本，东头的肥肉不叫东头吃，却想送给西头，他把咱东头给卖了。咳！依我说，早把他们除了散啦！

耀：四叔，依你说，怎么除呢？

谦：把他砸死！埋在村北河当底。

耀：你就不怕日后落秧子？

谦：日后落下秧子，我再破上一布袋黑豆，一升白面。

耀：四叔，你别做梦啦。

谦：怎么？二十年前，我的~~■~~子踩死李仲德他四兄弟，不是一布袋黑豆，二升白面了~~的■~~?!

耀：四叔，不怨人家都叫你~~■~~子地主，你真是不识时务。二十年前是谁的天下？二十年前，你的骡子踏死仲德他兄弟，不要说你花了一布袋黑豆，二升白面！就是一个子儿、一个粮食粒儿不花，还不是照样地了事。现在可不同了，如果杀了李仲德，别说一布袋黑豆，一升白面，就是一百布